

Paintings

The World Complete Works of Priceless Scrolls of Paintings

世界名画全集



京华出版社

世界名画全集







林中仙女之舞

法国 柯罗 1850年 98 × 131cm 布 油彩 巴黎 奥赛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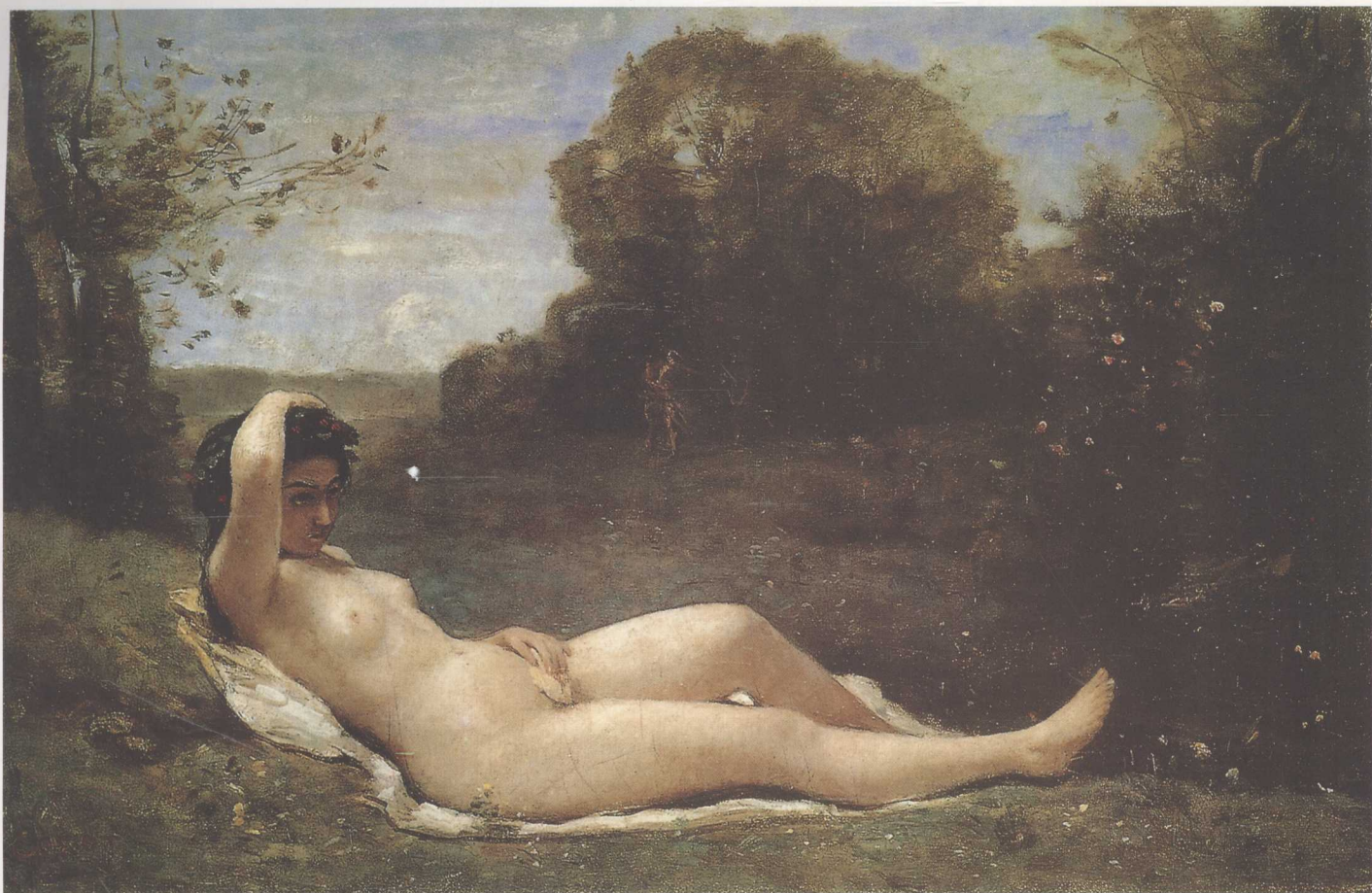
此作品为典型的柯罗风格的风景画，在苍郁的树林之中，笼罩着一层薄雾，淡淡的阳光洒在树荫之间，远山隐约，草坪如茵，三五成群的林中仙女以及喝醉了的牧人，在草坪上跳着欢乐的舞蹈，或在林木深处相互追逐。柯罗以和谐细致的色调，描绘了这既是真实的，又是理想的和浪漫的如梦如幻的意境，所以评论家认为柯罗的风格是：混合着古典主义的典雅和浪漫主义的幻想，以及多方面因素的现实主义绘画风格。



沐浴中的戴安娜与同伴

法国 柯罗 1855年 168.8 × 257.5cm 布 油彩 波尔多美术馆

这幅画中，一棵巨大的树占据了整个画面的五分之三，另一棵枯树干与之遥相呼应，向相同的方向倾斜着，人们在清澈如镜的湖水中嬉戏，远山和远树的虚影隐约可见。画家以柔和而纤细的手法，描绘了林边湖畔的景色，温暖的阳光从树缝中间照射在水边的草地上，柔弱的树枝，被风吹动着，浓郁的枝叶发出瑟瑟的响声，人与景交融在一起。画家创造的并不是梦幻的乐园，而是对优美的枫丹白露的景色的无限深情回忆。画家并不虚构理想化的风景，而是表现了一种比自然美更抒情的内心感受，使观众为之而激动、惊叹！



躺在乡间的仙女

法国 柯罗 1855—1858年 49 × 75cm 布 油彩 日内瓦艺术和历史博物馆

柯罗的人物画，从色彩到构图都有一种现代的洒脱味道，即没有古典主义画室人物的气息。他的女裸体色调丰富，造型简洁，笔触粗犷，像这幅《躺在乡间的仙女》一样。在当时的绘画界，这种人物画还是少有的。



持曼陀铃的少妇

法国 柯罗 1865—1870年 56 × 46cm 布 油彩 巴黎 卢浮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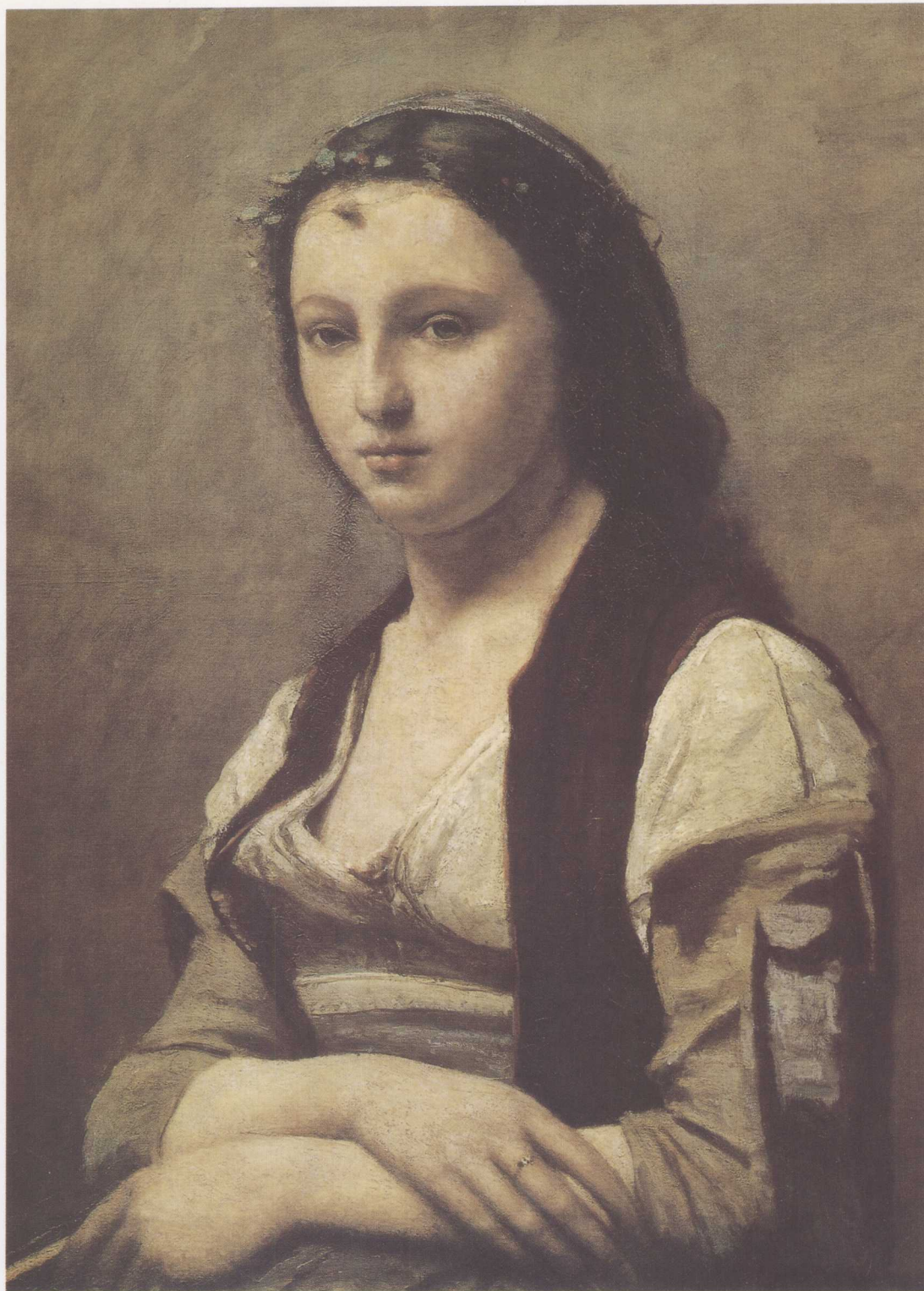
画家在这里表现的并不是贵夫人的艳丽形象，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法国姑娘。她有着温文尔雅的性格，活泼而开朗的表情，曼陀铃琴放在膝头……画家以有力而简练的用笔，十分概括地表现了环境和空间色彩的关系，突出了作为画面主体的女郎的形象。正如柯罗自己认为的那样：“第一必须研究的是形体，其次是色调，这两者是艺术的真实的依据，而且色彩的加工还会赋予作品以魅力。”画家的这些观点在其作品中，得到了最有力的体现。



阿尔及利亚妇女

法国 柯罗 1865—1879年 79 × 60cm 布 油彩 苏黎士 劳基金会

柯罗的人物肖像以女性为多，她们的姿色平常、动态随意自然、衣着朴实、神情端庄甚至严肃，有些则带着沉思和忧郁的情调——这恐怕和柯罗对待女性的态度有关：爱恋中带着尊敬，渴望中掺着疏远，决没有难以割舍的热辣辣或者过于娇媚的情调——而这却是在许多画家的女性肖像中都多少难免地存在着的。所以柯罗的女性肖像就和他的自然景色一样清纯朴实和沉着。《阿尔及利亚妇女》正是这样的画作。



珍珠女

法国 柯罗 1868—1870年 70×55cm 布 油彩 巴黎 卢浮宫

此幅作品是柯罗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的学习和借鉴的例证。可以看出人物的构图安排与处理手法，都受了达·芬奇的影响。而不同的是柯罗笔下的那些女性多是沉静的，眉黛间总微露淡淡的忧思之感，她们的魅力在于心底的善良，灵魂的纯洁，和富于内涵的性格特征。这幅肖像画的另一优点是柯罗对色彩调子的处理是成功的，画家在肖像画方面的色调倾向于甜细，但并不落俗，同时却能给人以浑厚、沉着之感。在人物造型方面，画家追求典型的具体性和个性化，故能既有概括处理，却又不失之平庸。



靠近杜埃的诺布尔小路

法国 柯罗 1873年 60 × 81cm 布 油彩 巴黎 卢浮宫

此图被认为是柯罗的杰作之一。此画把银灰色调子精雕细琢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它幸而由于绘画性效果的强烈和现实的巧妙表现才得到挽救。它比画家在拉罗舍尔画的画印象主义少些。美的理想引导柯罗把绘画性效果局限于在银灰色的水天背景上单纯地画一些灰色和黑色的树干。所以，这幅画成了柯罗的各种倾向的一种综合，即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印象主义于一身的画家其人的综合。不言而喻，为了使他的艺术能够以其充分完善的形式显示出来，柯罗必须掌握和再造所有这一切。



杜埃的教堂钟楼

法国 柯罗 1871年 46.5 × 38.5cm 布 油彩 巴黎 卢浮宫

画家1871年画的《杜埃的教堂钟楼》颇似二十年前他在拉罗舍尔画的东西。只是笔触更有力了，因此明暗效果更加强了。在这幅画中可以看出他相当注意比例，由此，我们可以断定，画家对画中那些细微末节和钟楼的宏伟气概之间的对比关系是有深刻理解的。



沐浴中的狄安娜

法国 柯罗 1869—1870
年 72×41cm 布 油彩 私人藏

狄安娜是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和森林女神，并且专司人间狩猎。柯罗所表现的，其实并非神话中的女神，而是借景发挥，描绘真实的女性裸体美。画家以立幅的构图，从林溪水为环境，衬托出窈窕淑女的美妙曲线；这里是人与大自然的巧妙结合，光与色的优雅节奏，青春与生命力的合谐统一。从构图处理到人体描绘，画家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对后来者的同类题材的描绘，有十分深远的启迪作用。

蓝衣夫人

法国 柯罗 1874年作
80×50.5cm 布 油彩 巴
黎 卢浮宫

此画描绘一位穿着蓝色衣裙的少妇，她有着窈窕的身材，斜依在钢琴边上。这是一个十分随便的姿势，却显得磊落大方，没有任何牵强做作之感。环境似乎是工作室，墙上挂着习作，堆着画架，这些随意的道具，既有助于表现空间感觉，又增添了生活气息。画家善于运用灰色调，使作品的颜色关系层次丰富而有表现力，配以浓重的色块和黑色条纹的服饰，组成变化多样的形式效果，都是十分成功的。





泰奥多尔·卢梭 即 Theodore Rousseau (1812 — 1867 年)

法国风景画家。巴比松画派创始人之一。在艺术上反对当时学院派的因袭古典传统。曾长期被排除在官方垄断的沙龙之外。后离开巴黎到巴比松村。强调到大自然中去观察研究，并作认真的描绘。作品大都是田园景色，如《走下侏罗山的奶牛群》、《森林中的路口》和《阳光中的橡树》等。

枫丹白露森林的夕阳

法国 泰奥多尔·卢梭 1848 — 1849 年 142 × 197.5cm 布 油彩 巴黎 卢浮宫

这幅画是众所周知的卢梭的代表作。这显然是一幅在写生基础上精细加工改造过的作品。首先它的构图就有明显的“布景”痕迹，好象有一道幕布刚刚拉开，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舞台，但呈现在眼前的布景却如此惊人地壮丽、辉煌。虽然是一个精心设计过的舞台布景，却又如此地真实动人，生气盎然。你不得不惊叹这是大自然假一双神奇之手的自我再现。观众仿佛从舞台的这边望去。在近景，左右两边高耸茂密的树叶枝桠，交错成一个宏伟而优美的圆拱，并呈现深暗色调，恰好像是一块垂挂着的天然幕布。观众透过它向舞台远处望去，豁然明亮的天穹之下，牛群四散、安祥伫立、地平线上的半轮落日隐约可见。远处，一棵在光明中兀立，深深弯曲着粗壮躯干的树，浸融在夕照中，似乎发出金色的光芒。它以其茂密的圆树冠和弧线形的树干，形成了重复着的又一小圆拱形。在光辉的笼罩中，它像一座美丽而庄严的凯旋门，吸引观众的视线并从它的拱门下引向更遥远的地方……一只侧影的牛静静伫立在中景的水塘中，反射着明丽天光的水塘映照出它的倒影。近景深重的色彩更加反衬出了天穹的明亮。那一片落日的光明中，像是回响着来自天上而即将消逝的交响乐，它庄严神秘——好象整个大地、所有畜群和树木，都在静穆中屏息凝神地倾听着……



林荫路

法国 泰奥多尔·卢梭 1849年 101 × 82cm 布 油彩 巴黎 奥赛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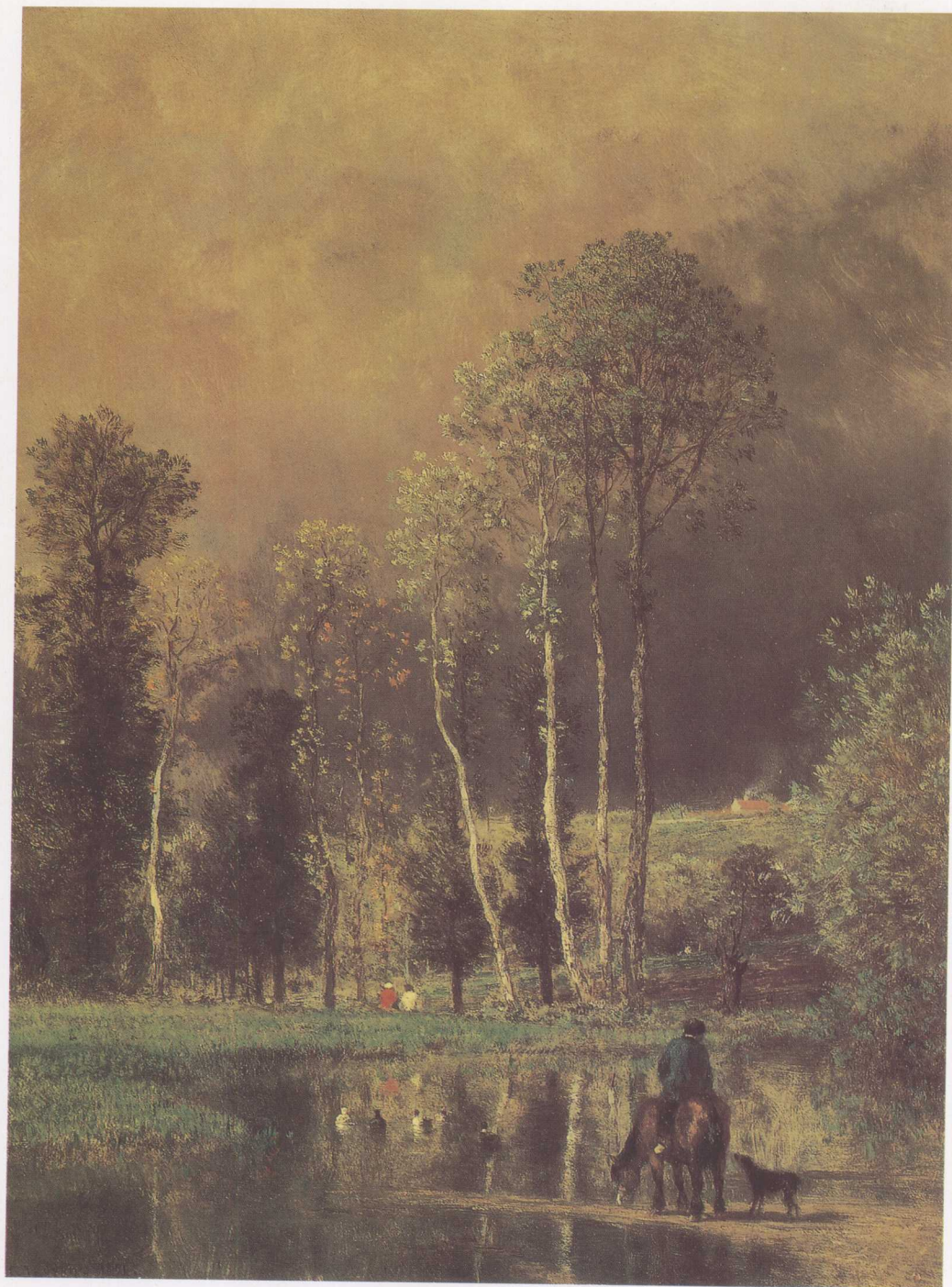
卢梭的名作《林荫路》表现的是一曲庄严宏伟、充满生命力的大自然的赞歌。绿荫参天的大树，伸向宽阔道路的上空，并从两旁合拢，把整个穹窿遮蔽了。阳光只能从下面树干的间隔中照进来，它照亮了茁壮伫立的树干，照亮了宽阔的道路。在道路的尽头，林荫消失了，迎来一片无限光明。一个人影正在远处的树荫下走着——他使这条洒满阳光的大道晃动起来。观众不由得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自己也在这条道上走着，参天大树从两旁迎面而来，又向身后消失——远处那片无限的光明不仅吸引着我们的视线和脚步，也吸引着人类渴望光明和自由的思想……



荒原中的沼泽

法国 泰奥多尔·卢梭 1853年 63 × 97cm 板 油彩 巴黎 卢浮宫

卢梭对天空画得很仔细。他的画面虽然常是阳光灿烂，但天空总有铺得满满的云彩，蓝天透过云层不断地露出来，使天空的色彩极为丰富壮丽、饱满和富有层次。它和下半部色彩深重的一排排树林和沉甸甸的土地取得了相应的均衡与协调。



特罗容 即康斯坦·特罗容 Constant Troyon (1810 — 1865 年)

法国画家。从1833年起他的风景画开始在沙龙展出，后来去英国和荷兰旅行。受17世纪动物画家的影响，他也画动物，并以此闻名，他是杰出的将动物和自然界环境协调起来的少有的画家之一。

风雨将至

法国 特罗容 1851年 53 × 38cm 板 油彩 莫斯科 普希金美术馆

画面上渲染了暴风雨前夕的一种景色，它是写实的，可惜缺乏某种生活的综合含义。在一种不流动的空气中，乌云密布在远方，大地还是那样平静，尤其是近景上的一池溪水，平静得象镜子一样，远处有一对穿红、白两色衣服的恋人，在池中显出清晰的倒影。近景右侧那个骑牛的牧童，正低着头与身边的小狗对话。画家如实记录了暴风雨将临眼前的一切。只是在天穹与大地两处，存在着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的色彩，使全画显得十分均衡，略微预示着此种均衡的行将结束。